



The Holy See

教宗方濟各

第 54 屆世界和平日文告

2021 年 1 月 1 日

「關懷的文化作為和平之路」

1. 新年伊始之時，我衷心向各國元首、國際組織負責人、宗教領袖以及各宗教的信徒、諸位善心人士致意。我向大家致上最誠懇的祝福，祝願未來這一年，人類能在人與人、團體與團體、民族與民族、國家與國家之間，向著友愛、正義與和平的道路上邁進。

2020 年，全世界都受到新冠肺炎的肆虐，引起了嚴重的健康危機，這已跨越國界，成為全球性的現象，與此相關的其他危機如氣候、糧食、經濟、移民等也都因而更加惡化，並造成沈重的痛苦及困苦。我特別想到那些失去親人或自己心愛的人，以及所有失去工作的人們。我也想到醫師、護理師、藥劑師、研究人員、志工、醫院專職司鐸以及醫院和健康照顧中心的工作人員。他們犧牲小我，照顧病人，減輕他們的痛苦，挽救他們的生命；而他們自己有許多人在這過程中喪失性命。為了向他們致敬，我再次懇求政治領袖和私營部門，要盡一切努力來研究新冠肺炎疫苗，以及照顧病患、窮人和那些最脆弱的人所需要的各種重要技術。[1]

令人難過的是，雖然有這些愛及精誠團結的見證，但我們同時也看到國家主義、種族主義、排外心理等，以各種形式一波一波地掀起，還加上那些只會帶來死亡與毀滅的戰爭和衝突。

在過去這一年，這些和其他充斥著人類歷史的種種事件，教導了我們，努力建造一個更友愛的社會，來互相關懷和關懷受造界，是多麼重要的事。

這是為什麼我將今年文告主題定為「關懷的文化作為和平之路」。關懷的文化，是擊敗冷漠、浪費、對抗的文化的一種方式，而後者在我們這個時代已如此盛行。

2. 造物主天主——人類蒙召關懷的起源

許多宗教傳說都敘述人類的起源，以及他們與造物主、自然界及與同胞人類的關係。在聖經裡，創世紀從最初幾頁開始就顯示出，關懷或保護天主對人類計劃的重要性。它強調了人（'adam）與大地（'adamah）之間的關係，以及我們自己身為弟兄姊妹間的關係。按聖經所敘述的創造故事，天主在「伊甸種植了一個樂園」（參：創二 8），交給亞當照顧，「叫他耕種，看守樂園」（創二 15）。這表示要使大地結實纍纍，同時也要保護它，並保存它維持生命的能力。[2]「耕種」與「看守」是形容亞當與他所居住的樂園的關係，也形容天主對他的信任，讓他成為一切受造物的主人及看守者。

加音和亞伯爾的出生，使人類開始有了兄弟姊妹，他們之間的關係——即使加音的理解有錯誤——可以用「保護」或「看守」一詞來詮釋。加音殺害了他的弟弟亞伯爾後，天主問他弟弟在那裡，他回答天主說「難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人？」（創四 9）[3]。加音跟我們每個人一樣，都被召叫做「他兄弟的看守人」。「這些古老的故事，充滿象徵性的意義，見證我們今天共享的信念：世上一切皆互相連繫，若要對他人實踐友愛、公義和忠信，我們一方面要真心愛惜自己的生命，另一方面要維繫與大自然的關係，兩者密不可分。」[4]

3. 造物主天主——關懷的典範

聖經裡的天主，不僅僅是創造者，也是關懷受造物的天主，特別是對亞當、厄娃及他們後裔的關懷。雖然加音由於犯了罪受到咒罵，但造物主給了他一個受保護的記號，使他的生命免於受害（參：創四 15）。此舉雖然肯定了人是依天主肖像所造，而有不可侵犯的尊嚴；也是一個記號，表示天主的計劃是要保存受造界的和諧，因為「和平與暴力無法並存」。[5]

安息日的制定，主要目的就是為關懷受造界，除了要在安息日敬拜天主外，也是為了讓大地休養生息，並關懷窮苦的人（參：創二 1~3；肋廿五 6）。每逢第七個安息年要慶祝禧年，讓大地、奴僕、欠債者有喘息的機會。在那個恩慈之年，最窮困的人會得到照顧，給他們新的機會，這樣，他們中間就不會有窮人。（參：申十五 4）

在先知的傳統中，一個團體如何對待他們當中的最弱勢者，可以看出聖經裡對正義最崇高的表達。特別是亞毛斯（參：二 6~8、8）和依撒意亞（參：五八），不斷地為弱小又無權勢的窮人要求正義，他們呼求天主垂聽，而上主垂顧了他們。（參：詠三四 7；一一三 7~8）

4. 耶穌公開傳教生活中的關懷

耶穌的一生和傳教生涯顯示出天父對世人之愛的至高啟示（參：若三 16）。在納匝肋的猶太會堂，耶穌顯示自己是上主所祝聖的，「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，向俘虜宣告釋放，向盲者宣告復明，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」（路四 18）。這些與禧年相關的救世行動，強烈地見證了祂從天父那兒所領受的使命。基督滿懷憐憫地接近病患的身心靈，治癒他們；祂寬恕罪人，給予他們新生命。耶穌是善牧，祂關心祂的羊群（參：若十 11~18；厄卅四 1~31）。祂是善心的撒瑪黎雅人，彎下身子去幫助受傷的人，為他包紮傷口，予以照顧。（參路十 30~37）

耶穌在傳教生涯的最高峰時，給了我們最後一個證明，證明祂對我們的關心：祂甘願被釘十字架，將我們從罪惡和死亡的奴役下解放出來。因為祂為我們犧牲生命，而開啟了愛的道路。祂對我們每一個人說：「跟隨我；你去，也照樣做。」（參：路十 37）

5. 在耶穌門徒生活中的關懷的文化

初期教會的仁愛工作，其重心就是神哀矜和形哀矜。第一批基督徒共享彼此所有，因此在他們當中沒有窮困的人（參：宗四 34~35）。他們努力使人感覺賓至如歸，讓團體成為一個家，關心每一個人的需要，隨時願意照顧那些最貧困的人。後來就習以為常，大家會自動拿出所有，來餵養窮人，埋葬死者，照顧孤兒、長者及在災難中——例如船難——的受害者。後來，當基督徒的慷慨失去了最初的熱誠時，一些初期的教父便強調，按照天主的意思，財產是為大眾利益而存在的。對聖安博（St. Ambrose）來說，「大自然傾其所有，讓所有人共享。（……）。因此每個人也有共同的權利，但由於人的貪婪，使人認為這權利只屬少數人所有。」[6] 在教難時期結束後，教會利用她重獲的自由，來激勵社會和其文化。「時代的需要，呼喚著我們要作出嶄新的努力來從事基督徒的仁愛服務工作。歷史記錄了無數仁愛工作的實例……。教會在窮人當中的工作，多半都很有組織。所以引發了許多幫助人類各種需要的機構：醫院、窮人之家、孤兒院、棄嬰之家、旅人庇護所等等。」[7]

6. 教會社會訓導的一些原則作為關懷的文化的基礎

由教會開始的「服務」（diakonia），藉由教父們的反省變得更加豐富，而這麼多世紀以來，透過許多信仰見證人的積極愛德工作也變得更有活力，於是成為教會社會訓導的核心。這個教導是給所有善心人士的寶貴原則、標準和提議，可以做為「關懷」的基本原理（grammar）：致力於促進每一個人的尊嚴，與窮人和弱者同舟共濟、追求共益，關心對受造界的保護。

以關懷促進每一個人的尊嚴與權利

「人這觀念起源於基督信仰並在基督信仰內日臻成熟，能促進人所追求的整體發展，因為人要表達的是彼此間的關係，不是個人主義；它肯定包容而不是排斥，肯定獨特而不可侵犯的尊嚴，而非剝削。」[8] 每一個人，不論男女，本身就是一個目的，絕不僅只是以這人的用途來定其價值。人受造，是為在家庭中、在群體中及社會上共同生活，在這裡，所有人都有同等的尊嚴。人的權利是來自這尊嚴，人的責任也是，就像接納並幫助窮人、病人、邊緣人，接納我們的每一個「近人，不論其時空距離的遠近。」[9]

關懷公益

社會、政治和經濟生活的每一個面向，若要體現最完美的狀態，就必須是為公益著想，換句話說，就是「讓社會團體及其每一成員，都能在他們生活的社會條件下，充分而便利地發揮其能，履行了自身職責」[10]，那麼就能充分地達到這目標。因此，我們的工作計劃必須考慮到對全人類的影響，以及這些計劃對當前及未來子孫所造成的後果。新冠肺炎的流行已適時讓我們看到此一事實的真相。面對此疫情，「我們明白我們都在同一艘船上，每個人都很脆弱迷惘，但每個人都很重要

，別人也需要我們，我們都必須同心合力划槳」[11]，因為「沒有人能只靠自己而得救」[12]，同樣，一個保持孤立的國家，也不可能為自己的人民爭取到共同的福祉。[13]

以精誠團結表達關懷

精誠團結具體地表現了我們對他人的愛，不是空洞的同情，而是「堅決而持續的決心；即是獻身致力於每一個人的和整體的利益，因為我們大家都是要為眾人負責的。」[14] 精誠團結幫助我們不把他人——不論是個人，或更廣義的人民或國家——只看成是統計數字，或是用完即棄的工具，而要視之為我們的近人、我們人生旅途上的同伴，像我們一樣被召叫來參加生命的盛筵，每一個人都同樣受到天主的邀請。

關懷並保護受造界

《願祢受讚頌》通諭清楚意識到，整個受造界是息息相關的。通諭也強調我們必須聆聽窮人的哭聲，也聆聽受造界的呼喊。不斷地注意聆聽，能使人轉為有效地關懷大地——我們共同的家園，並關懷在貧困中的弟兄姊妹。在此我願再次指出，「假若我們的內心欠缺對人類夥伴的溫柔、憐憫和關懷，就不可能與大自然及其他受造物有真正深度共融的意識。」[15] 「和平、正義、保護受造界，這三個主題絕對是互相連結的，不能分割，也不能分別處理，否則便是在簡化問題。」[16]

7. 指出共同道路的指南針

在這個被浪費的文化主導的時代，面對著一國之內以及國與國之間日漸嚴重的不平等，[17] 我呼籲政府和國際組織領導人、企業領袖、科學家、媒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，能以這些原則為「指南針」，在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，為我們指出一個共同的方向，保證一個「更有人性的未來」。[18] 這能使我們重視每一個人的價值和尊嚴，並為共益並肩合作，減輕那些貧窮、生病、受奴役、戰爭和遭歧視者的痛苦。我請求每一個人都能手持此一指南針，在關懷的文化上成為先知性的見證人，努力克服社會現存的諸多不平等現象。這只有藉著婦女、家庭和社會、政治及組織領域廣泛且有意義的參與，才得以實現。

這些社會原則的指南針，不但對於關懷的文化的成長至為重要，也指出，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必須受到兄弟情誼、彼此尊重、精誠團結、遵守國際法律等等的啟發。關於這方面，我們必須承認需要護衛和促進基本人權，因為那些是不得違反、是普世皆然，而且是不可分割的。[19]

同樣急迫的是，必須遵守人道主義法，特別是在不斷有衝突及戰爭的此時。可悲的是，許多地區和社區，已不記得曾經有安居樂業、生活平安的時候。無數城市已成為不安全的中心：面對著爆炸物、大砲、小型武器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，都市居民只有盡量想法保持正常的生活常軌。兒童無法上學，大人無法工作養家。在許多過去不為人所知的地方，饑荒也正在蔓延。人們被迫逃亡，不但離開家園，也離開他們的家族歷史以及文化的根源。

雖然這類衝突有許多原因，但結果總是一樣的：毀滅，以及人道主義危機。我們該停下來自問，是什麼使我們的世界把衝突、戰爭視為正常，我們的心要如何改變，我們的思考方式要如何改變，才

能在精誠團結中致力於真正的和平。

我們把多少資源花費在武器上，特別是核子武器，[20]而那些資源原本可以用在更重要的事項上，例如保障個人的安全，促進和平及人類的整體發展，對抗貧窮以及提供醫療照顧？全球性的問題，如目前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氣候變遷，都只讓這些挑戰更為凸顯。「若能把原本用於武器和軍事開支的經費，用來成立一個『世界基金』，以永久消除饑餓，並用於最貧窮國家的發展，」[21]那該是一個多麼勇敢的決定啊！

8. 施行關懷的文化的教育

要促進關懷的文化，需要有教育的過程，而在這方面，社會原則的指南針在各個相關的情境中成為一個有用且可靠的工具。讓我舉幾個例子：

— 從家庭—社會的自然且基本的核心，開始教育人們關懷，在家庭中我們學習如何生活，並在相互尊重的精神中與他人建立關係。然而家庭應該要有能力來實行這個重要且不可缺少的任務。

— 除了家庭外，學校及大學，在某方面來講，還有大眾傳播媒體，也都對教育負有責任。[22] 他們都蒙召去承認每一個人、每一種語言、種族和宗教團體和每一民族的尊嚴，以及從這認同而產生的基本權利，以此作基礎來傳遞一套價值觀。教育是建立一個更公義更友愛社會的支柱。

— 宗教，以及宗教領袖，在向信友及社會大眾傳遞精誠團結的價值、尊重彼此的差異，關心窮困的弟兄姊妹這些事上，能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。此時我想起教宗保祿六世於 1969 年對烏干達國會的致詞：「不要害怕教會，她尊敬你，她為你教育誠實忠心的國民，她不會助長競爭和分裂，她會努力促進健康的自由、社會正義與和平。如果她有任何喜好，那就是喜愛窮人，教育孩童和人民，喜愛關懷受苦者及遭遺棄者。」[23]

— 我再次鼓勵所有參與公共事務者，以及國際組織者，不論是政府的或非政府的，以及所有以各種方式參與教育領域者，能「致力於更加開放和相容並蓄的教育，其中包括：耐心聆聽、建設性的交談和促進相互瞭解。」[24] 我希望我在〈為發起全球性的教育協定文告〉中所提出的懇求，能廣受認同和接納。

9. 沒有關懷的文化就沒有和平

因此關懷的文化要求共同的、全力支持的，以及包容性的承諾，來保護並促進所有人的尊嚴和益處，願意表示關懷與憐憫之心，為和好及癒合而努力，並增進相互的尊重和接納。這樣，它就代表了通往和平的有利道路。「在世界上的許多地區，都需要通往和平的道路，以治癒傷痛。也需要有締造和平的人—準備好的一眾男女，去勇敢且有創意地開始這癒合的過程和煥然一新的會晤。」[25]

在這樣的時刻，人類的船隻已被當前的危機風暴所撼動，正在費力前行，要前往一個較平靜祥和的天地，人性尊嚴的「舵」和基本社會原則的「指南針」可以讓我們一起駕駛一段平穩的航程。身為基督徒，我們應該時時注視童貞瑪利亞—海洋之星和望德之母。願我們共同努力，朝向一個愛與和

平、兄弟情誼及精誠團結、相互支持和接納的新天新地前進。願我們永不屈服於誘惑，永不轉移我們的眼光和漠視他人，尤其是那些最窮困的人，[26] 反而要每天努力，以具體務實的方式，「去建立一個彼此接納，並互相照顧的弟兄姊妹團體。」[27]

發自梵蒂岡，

2020 年 12 月 8 日

方濟各

(台灣明愛會 恭譯)

註腳：

[1] 參：於第 75 屆聯合國大會會議影音的談話，2020 年 9 月 25 日。

[2] 參：《願祢受讚頌》通諭 (2015 年 5 月 24 日)，67。

[3] 參：2014 年世界和平日文告：「手足之情—和平的基礎及途徑」(2013 年 12 月 8 日)。

[4] 《願祢受讚頌》通諭 (2015 年 5 月 24 日)，70。

[5] 宗座正義與和平委員會，《教會社會訓導彙編》，488。

[6] 《論責任》(De Officiis)，1, 28, 132: PL 16, 67.

[7] K. BIHLMAYER-H. TÜCHLE, 《教會史》(Church History) vol. 1, Westminster, The Newman Press, 1958, pp. 373, 374.

[8] 於促進人類整體發展委員會為紀念《民族發展》通諭 50 週年 (2017 年 4 月 4 日) 會議向與會者作的致詞。

[9] 2016 年 11 月 10 日，給第 22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 (COP22) 的致詞。參：聖座研討「整體性的環保」跨部會圓桌會議—前往照料我們的共同家園之旅：《願祢受讚頌》5 年過後 (INTERDIOCEANAL ROUNDTABLE OF THE HOLY SEE ON INTEGRAL ECOLOGY, Journeying Towards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: Five Years after Laudato Si',) 梵蒂岡出版社 (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)，2020 年 5 月 31 日。

[10] 梵二大公會議，《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》，26。

[11] 〈在疫情時期非常時刻的祈禱〉，2020年3月27日。

[12] 同上。

[13] 參：《眾位弟兄》(Fratelli Tutti) 通諭(2020年10月3日) 8；153。

[14. 聖若望保祿二世，《論關懷社會事務》通諭(1987年12月30日)，38。

[15] 《願祢受讚頌》通諭(2015年5月24日)，91。

[16] 多明尼加共和國主教團牧函：〈有關人與大自然的關係〉(1987年1月21日)；參：《願祢受讚頌》通諭(2015年5月24日)，125。

[17] 參：《眾位弟兄》(Fratelli Tutti) 通諭(2020年10月3日)，125。

[18] 同上，29。

[19] 參：於「人權在現今的世界：成就、過失、否定」國際會議的與會者作的致詞，羅馬，2018年12月10~11日。

[20] 參：於聯合國談判會議：「為達到一具有法律束縛力的工具，以禁止並廢除核武」所作的致詞，2017年3月23日。

[21] 2020世界糧食日影音文告(2020年10月16日)。

[22] 參：教宗本篤十六世，2012年世界和平日文告：「以正義與和平教育青年」(2011年12月8日)，2；2016年世界和平日文告：「克服冷漠與贏得和平」(2015年12月8日)，6。

[23] 向烏干達國會的致詞，坎帕拉，1969年8月1日。

[24] 〈為發起全球性的教育協定文告〉，2019年9月12日。

[25.] 《眾位弟兄》(Fratelli Tutti) 通諭(2020年10月3日)，225。

[26] 參：同上，64。

[27. 同上，96；參：2014年世界和平日文告：「手足之情——和平的基礎及途徑」(2013年12月8日)，1。

Copyright © Dicastero per la Comunicazione -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